

霜降食柿子

□刘惠霞

霜降将至,我又想起那句闽南俗语:“霜降食柿目睷金(闽南语,眼睛亮之意)。”

到了霜降,天一日比一日凉。早晚出门,海风从巷口拐进来,带着咸味,吹得人不觉攥紧衣领。路边的芒花白了,田里的晚稻收得差不多了,地瓜也甜了,芥菜刚下种。霜降未必见霜,可草木知道,蛰虫知道,人也知道:秋要收尾,冬要来了。

闽南的霜降,不像北方那样凛冽,却自有一股清冷。天高了些,云淡了些,老榕树下落了一层细碎的叶。海边渔船回港早,晚霞铺在水面,像一层薄薄的红。夜里露水重,窗玻璃蒙着潮气,埕里的竹筛上晒着柿饼,红艳艳一片,像把秋天最后的颜色收住。有人家晒萝卜干、晒地瓜签,风一吹,满巷都是甜丝丝的味道。老人会讲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,于是灶脚里炖起鸭汤、排骨汤,放几粒红枣、枸杞,也有人用柿子做甜汤。孩子们不懂养生,只记得甜;大人却把时节、身体、日子,一起算进这几个柿子里。人与

自然,就这样在一只柿子里相认。

小时候,霜降前几日,厝边长辈就惦记上街买柿。买回来的柿子,有些还青,硬邦邦的,放在米缸边、竹篮里,搁几日,到霜降那天,竟红透了,软糯糯的,像一盏盏小灯笼。大人招呼:“囡仔,来食柿咯!”孩子们正玩得热乎,听到这一声,立马停下游戏,围拢过来,从大人手里接过金黄的柿子。先小心剥开外皮,皮舍不得扔,放嘴上舔一舔,再扔掉;然后才小口小口地品尝,甜味从舌尖漫到心里。那时不懂什么叫“应季”,只晓得这一日有柿吃,便是好日子。

那时物资匮乏,柿子不是天天有。可节气到了,再省的人家,也愿意买几个,让孩子应时应。老人说,霜降吃柿,眼睛亮,润肺,补筋骨,好过冬。这天吃柿子到底能不能让眼睛更亮,似乎谁也不曾质疑。如今想来,那甜里藏着一丝点珍惜,一点盼望,还有一份被记挂的暖意。物质虽少,节气却重;东西虽薄,心意却厚。

如今不同了。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柿,脆柿、软柿、冻柿、柿饼,摆得齐整。有人查了查,说柿子润燥,适合秋末,但空腹莫食,脾胃虚寒者浅尝就好。节气不再管着饭桌,却仍有人愿意在霜降这天,买几个柿子回家。给老人,给囡仔,也给自己。传统没有断,只是换了方式:从前是老人叮嘱,现在是年轻人转发;从前是稀缺里的珍贵,现在是富足里的记得。也有人嫌老话土,可一到时节,仍会想起阿嬷那句“霜降食柿,目睷金”,心里便软了一下。

其实,人与时节,本来就该这样自然互动。春天吃笋,夏天吃瓜,秋天吃柿,冬天进补,未必句句是药理,却句句是生活的分寸。霜降养生,也不过是早睡一点,添衣一点,饮食润一点,少些急躁,多些收敛。吃柿也一样,适量就好,应季就好。老话未必能治眼疾,却提醒人:秋深了,慢些走,照顾好身体,也照顾好心里的那点热。天凉加衣,口



(CFP 图)

干吃柿,念旧了,就回家看看。

“霜降食柿目睷金。”亮不亮,谁也未去验证。可一口甜柿落肚,旧时的灯火、长辈的招呼、孩子的笑声,仿佛都亮了。人与时节,就这样一代一代,借一枚柿子,轻轻相认。传统不在远处,就在这一日、这一口、这一句闽南话里。天渐冷,愿你有柿可食,有衣可添,有人可念,目睷黄金,心头也明明。

两地秋,一霜降

□余琴芳

霜降,泉州的天依旧暖着。我推开窗,海风裹着湿意扑在脸上,像一块棉布。榕树和芒果树绿得不知秋深,只在清晨的篱角,才有一丝清润的凉,提醒人时节已至深秋。泉州人不不说霜,也不盼霜,只把那一锅姜母鸭的香气,当作天气转凉的序曲。

这让我想起老家。在赣东北的田野间,霜降是有声响的——薄薄一层白霜覆在瓦檐上,日头一照,便悄无声息地融成水珠,一滴一滴,好似光阴在数着最后的秋日。

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地。记忆里,霜降前后,他总在田垄间忙得不见人影。白萝卜长了霜,辛辣尽褪,脆生生地甜着;大白菜正包心,需得薄霜轻拍,才裹得紧实。母亲蹲在屋檐下,把芥菜一片一片地撒下来,剁碎,揉盐,装进陶坛。她常说:“霜打过的芥菜,清甜。”那时不懂,只觉得那腌菜就着辣椒炒来吃,确是人间至味。

茅栗是在这时候从枝上滚下来的。学校后面有一片树林,几棵茅栗树是我们的最爱,霜降一到,刺苞裂开,果子便窸窣窣窣往下落。我们摇树干,用书包装,拿回家交给母亲。她蹲在灶膛前,用

火钳拨开灰炭,把栗子一个个埋进去。不多时,香气就漫了满屋。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灶边,剥开焦黑的壳,吃得满脸灰黑,却顾不上擦。母亲在边上看着,眼睛眯成一条缝,嘴角上扬。

那时候的晚熟橘子还挂在枝头,青里透黄,父亲说:“要经霜了才会甜。”我偏不信,摘一颗咬下去,酸得倒牙,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现在的我依然不怕酸橘子、酸萝卜,想来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。

父亲经常要去城里卖菜,拉一板车白菜走七八里路。路时常不平,雨天过后,车轮更容易打滑。他便把身子俯下去,几乎与地面平行,绳子勒进肩里,嘴里哼哼唧唧。我和哥哥在后面使劲地帮忙推,到城里后,父亲先从口袋里掏出支烟,点上火,狠狠吸一口,平日里深邃的眼睛便眯成一条缝,黢黑的脸忽然舒展开,叠起一层层褶子。若是卖得好价钱,他会给我们买几个包子。那包子的味道,至今还记得,是白面裹着肉末和白菜,热腾腾的,捧在手里,像捧着整个深秋的犒赏。

后来到了泉州。霜降还是霜降,日子却不是那个日子了。闽南的谚语说:“一年补通通,不如补霜降。”泉州人把霜降过成了一场温补的仪式——番鸭切块,老姜切片,麻油在砂锅里滋滋响,米酒一浇,盖子一焖,满巷子都是姜的辛香。这是要驱一夏的暑湿,把身体调理得妥妥帖帖,才好迎冬。

泉州也有谚语:“寒露无算冷,霜降变了天。”说是变天,其实平地依旧不见霜。只是夜里凉了些,白天暖得仍可穿短袖。灯柿倒是红透了,挂在山野间像一盏盏小灯笼。安溪、永春的柿农忙着削皮、晾晒、揉捏,等柿霜慢慢沁出来,算是闽南霜降,难得一见的白。

乐平老家的霜降,霜落在田垄与茅蔗叶上,是大地收尽一年的甜;泉州的霜降,不见霜,海风还裹着余温,秋意淡淡得要用鼻子细细去嗅,混着几许桂花与美丽异木棉的香气。老家乡人砍茅蔗,熬红糖,把秋日的甜封

进铁锅;泉州阿嬷炖姜母鸭,只为驱散暑湿。一个奔忙在田垄,一个文火守于灶前;一个为寒冬储暖,一个为长夏收尾。

我在两座城之间迁徙,像一棵被移栽的树,根须还扎在赣东北的红壤里,枝叶却伸进了闽南的暖阳中。有一年霜降,我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:“家里柿子红了,你爸摘了一篮,给你留着。”我说:“泉州还热呢,穿短袖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笑:“那就别回来了,等明年开春吧。”

挂了电话,我站在阳台上,看海风把远处的榕树吹得沙沙响。忽然想起学校后面的那几棵茅栗树,不知今年,有没有孩子去摇树,有没有母亲在灶前煨栗子。

阳台上的三角梅又开了,热烈如霞,泉州的花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霜。

楼下有人烧东西,烟顺着风飘上来,有一瞬间,很像老家灶膛的味道。我关上窗,转身去厨房,打算给自己煮碗面。冰箱里还有半棵芥菜,是前天从市场上买的。

秋深了,深得像母亲坛子里的腌菜,时日越久,味越醇。

我忽然想:或许我正是那场霜,落在哪里,哪里便是故乡的深秋。

那些年,他没看见我

□李连春



浮世绘

堂哥来喝茶,说起四十多年前的旧事。当年邻居几个孩子围着要打他,我爸路过,袖子一撸,黑着脸护住他。我爸年轻时嗓门大,留着络腮胡,一瞪眼挺吓人,那群孩子当即四散跑开。堂哥一直记着这件事,父亲最后那两年,他常回来看望,说当年那口气,是叔叔替他讨回来的。

我坐在旁边听着,搁下茶杯,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桩往事。

那年我八九岁。放学路上跟邻家男孩起了冲突,他推我一把,我摔在地上,膝盖擦破了皮。我不敢放声哭,心里委屈得要命。看见父亲从巷子那头走来,腰板挺直,手里拎着公文包。我心头一喜,靠山来了。我眼巴巴盼他停下,看一眼,问一句。可他并没有停,从我身边径直走过去,也没有回头。我张了张嘴,终究没敢喊他。他平日里总板着脸,我怕他。那晚我躲在被子里掉眼泪,觉得他一点都不在意我。

童年里父亲留给

我的印象,除了严厉,便是常常不在家。他总在夜里归家,而我多半已经入梦。母亲操持家务,洗衣做饭,督促我们兄妹读书。那时候日子过得稀巴巴的,别家的父亲,大抵也是这般模样。

高一暑假,我跟同学去姨妈家玩。父亲也在,坐在厅里喝茶。他挨个打量我们,问是谁家的孩子。问到我的时候,他开口:“这又是谁家的小姑娘?”亲戚们哄然大笑。我姨赶紧说:“这是你亲女儿啊,怎么认不出来了。”我满脸通红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回家路上,我走得飞快,把他远远甩在后头。我暗自想,他心里根本没有我。

从那以后,我渐渐疏远了他。能不说话就不说话,吃饭也端着碗躲进自己屋里。他有时问起我的功课,我只嗯啊两声便走开。我们客气又生分,如同屋檐下的陌生人。

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夜里摸着孩子滚烫的额头,忽然想起当年巷子口,我膝

盖上的血与尘土。带孩子那几年,夜里喂奶,孩子发烧时整宿不敢合眼,才慢慢懂得做父母的不易。我试着亲近父亲,可常常说不了几句就冷了场。他坐着看电视,我坐在一旁剥豆子,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真正能静下心来和他好好说话,是他离世前那两年。他患上糖尿病,又出现一些老年痴呆的征兆,走路不利索,脾气也变得急躁。记性时好时坏,总反复念叨从前的事。家里几个子女当中,就我最有耐心,每周都回去陪他坐坐。他讲放竹排、卖木头、承包工程的往事,讲年轻时他和大伯两个孤儿,是怎么在镇上站稳脚跟的。我不打断,静静听着。有时他糊涂了,把我叫成大姐,我也不纠正,应声便是。偶尔神志清醒的时候,他会盯着我看很久,嘴唇轻轻动一动,最后只说一句:“该吃饭了。”

到他卧病在床那段日子,有一天,我和老公去探望,他瘦得脱了形,眼睛半睁着。他看向我老公,口齿含糊地说:“这是我……最疼爱的女儿,你知道吗?”老公愣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

我站在病床边,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那

参与情景剧表演。排练时,我穿着草绿色的军装、橙黄色的长筒靴,走上舞台。刚开始,导演瞟了我一眼,含蓄地说:“要表演出军人的样子!”于是,我挺了挺胸脯,可不知什么时候,身形不自觉间又塌下去了。这时候,导演直接对着我,略带生气地说:“拿出军人的气质!”立刻,我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目视前方,仿佛自己正行走在长征路上,无畏于一切艰难险阻,浩气凛然地立于天地之间;脚下的正步,铿锵有力,声响入耳——军人理当如此。

“咔嚓,咔嚓……”同事按下快门,抓拍了我英姿飒爽的舞台形象,定格了我不同于平日教师模样的崭新一面。表演结束,我又请另一位同事给我拍了几张个人照。回到办公室,正和一个徒弟聊起导演现场纠姿的一幕,两位同事把相片发到了我的微信上,脸上满是惊讶。原来,照片里的我,有别于往常:站得特别直!我也愕然于自己的表现,我终于直起腰来了,这不就是习惯问



当你开始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、相信自己,那份底气就会变成你最坚实的铠甲。



迁就的温柔

□傅建春

老人总说,入乡随俗,习惯就好。可一个人从小养成的习惯早已刻进骨子里,真要改动起来,哪有那么容易。

清晨,红薯粥是我家的便捷早餐;若是换成小米红薯粥,更养人,酒后肠胃不适,吃上一碗会有意外的舒爽。妻子总爱把红薯和小米熬得绵密,捧着小瓷碗,一口一口抿着吃;我却喜欢用粗瓷大碗,让红薯保留带棱角的块状,堆在金黄的小米汤里——这么吃上一口,竟有几分“有肉有汤”的踏实。

晨起洗净手,便落座茶案前沏茶,有时候忘了刷牙洗脸,早饭后才发觉脸上眼袋还带着倦意。妻子则不然,早晚一道道洗漱程序不少,还要细细揉搓。这么多年,外人常夸她皮肤细腻,白里透红,唇色也似淡淡染过胭脂。可自打过门,我就没见过她用眉笔或口红,四季素面,里外一个样。我呢,皮糙黝黑,是那种让人不想多看第二眼的脸。

汤是我家正餐常有的一道菜。一锅汤,往往能喝两顿。吃饭时,我习惯一口饭、一勺汤,轮换着来,直到肚里有实在感,才觉着是真饱了。妻子总说:“这样不好,不养生。该先喝汤润一润,再用饭填胃。饭后别喝了,汤水撑胀了胃,反而不舒坦。”话也在理,都是听专家说的。可我依旧改不了那“一层干一层稀”的吃法,只觉得这样舒服,自有一番仪式感。

早餐清粥配小菜,我独好豆腐乳、咸鸭蛋、自制萝卜条。妻子却偏爱农家豆豉粿——熟糯米掺了瓜果蔬菜制成,切成薄片,用门牙一点一点抿着吃,一小片便能送下一碗粥。

几十年了,我总是早起,泡上早茶,顺便做好早饭。有一天,我忽然对妻子说:“你喜欢喝粥,我是天天给你煮的。”她听了就笑:“明明是你喜欢喝粥,我陪你喝了几十年啦。”我心里一咯噔,啊,随即也笑起来。有些事,原来早已不用多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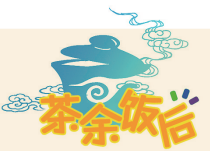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吃,妻子从不挑剔,但菜里总要带点辣。汤面、扁食、馄饨、饺子,无一例外;遇上酸辣汤、水煮鱼、炒螺蛳、拌粉干,更是无辣不欢。爱辣的人总觉得,那一点辣能瞬间点醒味蕾,连胃口都跟着大开。所以,不论做饭还是外食,我总顾着她的喜好:要么备一小碟米椒佐餐,要么两三道菜里必有一两道沾着红油光。逢年过节,桌上更是“山河一片红”,热热闹闹,看着就喜庆。

闽南人爱吃白米粥,就像北方人爱吃面。山东人说“喝面条”,流食对老年人友好,二十分钟就能把养分送到全身,尤其滋养大脑。但对实实在在的闽南人来说,不管四季轮转,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下肚,便是“再无他求”的满足。

有朋自远方来,蓬荜生辉。每逢待客或年节小酌,妻子从不拦我,任我尽兴,绝不会在桌上瞪眼、掐腿,或是当众说重话。她总是笑盈盈道:“量力而行,微醺最好。”一句轻语,提醒着节制。

“相互迁就”这件事,未必需要十全十美,只求彼此舒心。你所爱的,未必是对方所喜。多替对方想一点,也是一种修行。家是避风的港湾,是卸下疲惫的驿站,是安心放松的暖巢,也是人生路上最稳的后方。有一个安稳和乐的家,这一生的滋味,才算真正饱满。

如此,繁与简不经意间揉进生活日常,就很好。



霜降谚语

●一年补通通,不如补霜降
一年补通通,不如霜降进补,胜过其他时节调养。民间多煮番鸭药膳。

●霜降食红柿,冬节搓红圆
霜降食红柿,一如冬至搓汤圆,是闽南标志性节气习俗。老泉州人有个说法,霜降吃柿子,冬日不易流涕。

●寒露无算冷,霜降变了天
寒露尚不算寒,一交霜降,昼夜温差骤增,天气明显转凉,早晚要添衣。

●霜降菜,立冬麦
节气农事口诀:霜降栽芥菜,立冬播小麦。

